佚禮扶微

佚禮扶微

淮安山陽丁晏學

佚文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右孟子引禮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

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右荀子大畧禮篇引禮

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

右說苑貴德篇引禮記

天子珪尺二寸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

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元外曰琮（文質引禮）

曰又周禮大宗伯半璧

曰璜賈疏道禮記文

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

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間有無也（京師引禮）

一穀不升不備雞鶩二穀不升不備三牲（諫諍引禮）

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户

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户也（考黜引禮）

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臣引禮）

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璽也公圭九寸四玉一石文質引禮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三綱六紀引禮記

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宗族引禮

朝日上質不諱正天名也姓名引禮記

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倚塗士瘞尊卑之差也崩薨引禮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緦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喪服引禮

天子崩遣使者赴諸侯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崩薨引禮）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同上）

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三重衣衾三十稱單袷備爲一稱（同上）

家人奉圖先君之葬君君以中昭穆爲左右羣臣從

葬以貴賤序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上同

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鄉射引禮曰

右白虎通引禮

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

諫有五諷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

右風俗通四引禮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方部杭字注引禮

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 玉部瓚字注引禮

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 玉部引禮

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 艸部蒩字注引禮

知天文者冠鷸 鳥部鷸字注引禮

案邕校此其羊冠記曰知天文今服之左傳曰鄭子臧聚鷸冠前國可為此制是也

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 木部欒字注引禮

天子赤墀 土部墀字注引禮

右許氏說文解字引禮

晏嘗毛詩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正義云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何書也考說文所引逸禮與故訓傳合知毛公据古禮文也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又云以蜃者謂之珧疑即釋古禮之制也又說文引天子造舟云云大雅毛傳有此文爾雅釋水亦載之何休注公

羊宣十七年傳云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與許君引禮合毛詩傳去古未遠多述禮文唐孔氏不能盡詳所出學詩者不可不留意也說文又稱天子用全純玉上公四玉一石與逸禮王度記同小顏匡謬正俗亦引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鷸皆與許君引禮合近南城吳氏照輯說文引經考異并戾頤影稱逸禮鉶毛牛藿羊苦豕薇考儀禮公食大夫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鄭注今文苦爲芐許君據高堂生今文故作羊芐其

艸部芊字注明稱禮記卽公食記文吳氏以爲逸禮誤矣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儒林傳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

承天之慶萬福無疆（王莽傳引禮曰師古曰禮之祝辭）

右漢書引禮

晏案班書歌驪駒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子愼謂見大戴禮文選應休璉與滿炳書驪駒執駕李善注亦引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

之檢今大戴禮無此文其爲傳寫佚脱無疑也

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卷四十八諸藏神主及題板制引逸禮

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

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爲昭次昭之子在南

方北面相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

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卷四十九禘祫上引云七尸者逸禮文

右通典引禮

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玉海卷三十九封禪文選注引逸禮

右文選注引禮

年二十見正而冠隱元年傳何休注引禮

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上同

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上同

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上同

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上同

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隱二年傳注引禮）

婦人無外事（同上）

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同上）

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同上）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隱三年傳注引禮）

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隱五年傳注引禮）

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隱六年注引禮

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 隱八年傳注引禮

臣死君字之 桓二年傳注引禮

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 同上

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桓三年傳注引禮

諸侯田狩不過郊 桓四年傳注引禮

又宣十七年注引礼天子庶兄冠而不名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

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同上

七十懸車致仕桓五年傳注引禮

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桓八年傳注引禮

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桓十八年傳注引禮

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同上

飲酒不過三爵莊元年傳注引禮

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上同

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接婚姻上同

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上同

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上同

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同上

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莊四年傳注引禮

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同上

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莊八年傳注引禮

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莊十九年傳注引禮

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莊二十三年傳注引禮

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莊二十四年傳注引禮

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腶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同上

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同上

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莊二十七年傳注引禮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簾士帷所以防泄慢之漸也（莊三十一年傳注引禮）

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同上）

諸侯之觀不過郊（同上）

未踰年之君臣下無服（莊三十三年傳注引禮）

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閔元年傳注引禮）

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僖元年傳注引禮）

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傳六年傳注引禮

夫人始見廟當特祭傳八年傳注引禮

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傳十年注引禮

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傳十四年注引禮

諸侯娶三國女傳二十年注引禮

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同上

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傳二十五年注引禮

天子不卜郊同上

卜郊不吉則為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

南郊同上

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

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

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

於柴上燒之同上

平明而葬日中而虞文元年注引禮

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眞虞猶吉祭（同上）

作練主當以十三月（同上）

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文六年注引禮）

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使大夫南面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同上）

王於敵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文九年注引禮）

月終於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文十六年注引禮

大夫妻歲一歸宗宣五年注引禮

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宣六年注引禮

臣拜然後君答拜同上

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同上

繹祭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有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宣八年注引禮

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宣八年注引禮

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
事而聞之者廢繹（同上）
卜葬從遠日（同上）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宣十七年注引禮）
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暮哭踊三日朝
哭踊暮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宣十八年注引禮）
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
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
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

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成六年注引禮

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襄十七年注引禮

公子無去國之義襄二十九年傳注引禮

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三十年注引禮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昭二十五年注引禮

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上同

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上同

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

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

禅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

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緻衣纁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

其祖禰上同

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注定元年引禮

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

卿大夫二日小斂夷而經殯而成服同上

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定四年注引禮

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同上

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定八年注引禮

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同上

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定十三年注引禮

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十二年注引禮

婦人繫姓不繫國同上

右公羊傳何休解詁引禮

晏案後漢書儒林傳稱何邵公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今考其公羊解詁淹通古禮援据詳洽足補經記所未備今畧觀傳說之文左傳隱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風俗通義亦引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左氏隱元年正

義引異義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
冠公羊疏引韓詩傳及弁以征不義國語晉語曰
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
夫斲之士首之伏生尚書大傳云天子斲其材而
礱之加密石焉士首本又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
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
賢共治示不獨專皆與公羊注引禮合荀子大畧
篇云天子內屏諸侯外屏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
夫黑弓毛詩行葦傳云天子敦弓正義曰敦與彫

古今之異何休注天子彫弓云云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考何注明稱禮文毛公詩學受自荀卿見吳陸璣詩疏並經典序錄與何氏所引合此眞漢世經師歷有傳授之學沖遠以爲事不經見不已謬歟又造舟維舟云云與爾雅毛詩傳說文引逸禮合小學大學云云與大戴禮賈誼新書書大傳漢藝文志合信其爲古禮之文也或曰疏家所釋九鼎之說出春秋說文九錫之制出含文嘉文前席與席之文周城軒城之文說並見春秋緯安知何注所引非出讖

緯而竟過信為禮之佚文乎余曰不然讖緯起於哀平見文心雕龍正緯篇而九錫之文伏生毛公先有此說書大傳云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又曰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為鬯以祭毛詩崧高傳云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又旱麓江漢傳並云九命賜秬鬯圭瓚是秦漢之際已有九錫之文撰緯者采以為說如禮記引易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大戴禮禮察太史公自序俱引易此文而通卦驗亦

有之豈得謂戴記之文必本於易緯而作乎且何注之引禮亦多矣隱元年注引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即儀禮喪服文文十二年注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即既夕禮喪大記文桓六年注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成十五年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哀十二年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皆曲禮文隱二年注禮男之將

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成九年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皆曾子問文隱元年注禮公族有罪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宣五年注禮公朝族於內朝親親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云云皆文王世子文桓六年注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

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員朝於廟以名徧告之即內則文宣三年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即閒傳文宣八年注禮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即禮器文凡此諸條邵公皆同稱禮則他所引之禮其不見於經記者亦必古禮之文而非讖緯之說可知矣愚特表而出之以爲考禮之一助洪雅博聞之士當亦有取乎此也

管子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為學則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

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
賓客弟子駿作對客毋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
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
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衣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
酒右漿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
執挾匕周旋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
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乃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

前斂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
必奉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
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面鄉席各
徹其饋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
水於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楪
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於戶側
凡拚之道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
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楪適己實帚於箕先生若作
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莫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横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奉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義周則復始是爲弟子之紀

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漢志孝經家又别載弟子職一篇應劭謂管仲所作竊以是篇禮度謹嚴文

詞爾雅恐非覇臣所剏為擬必周代流傳小學訓詁之文管子取以入書如呂覽取月令之類故篇籍雖載在管子而自漢世已别行於世矣周禮酒正注杜子春引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禮記檀弓夏后氏堲周鄭注引弟子職右手折堲白虎通德論衣裳引弟子職摳衣而降漢儒肄習其文用以詁經考與班氏尊之列於孝經爾雅之後而以莞子八十六篇入道家其識卓矣迨宋朱子錄入小學遂與內則少儀同為經曲之節而儀禮經

傳通解亦載其文固入學者所宜首事也嗟乎學童之年天性未鑿習於正則正習於衰則衰乃自塾師之教弟子不過令諷習文句以爲弋獲階梯之計而心術已先壞矣其便巧捷給者工於學舌則羣詡之爲儁才而孝弟禮讓之行一切不講又其甚者至於凌尊長侮老成風俗之偷人材之衰其必由此矣賈生稱孔子有言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錄弟子職一篇使世之教弟子者愼所從焉

荀子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史記禮書作禮由人起）人生而（史記無而字）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史記求作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史記無此三字）先王惡其亂也（史無也字）故制禮義以分之（史無此三字）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史無必字兩）兩（史作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梁五味調香（史作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史苾作茝）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史作刻鏤文章）所以養目

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史作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史作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史別作辨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幼（史作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史作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史作騶）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史無此二字）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史作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

史下有士字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史作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史無此二字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史作勝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史作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史喪作失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史作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史有治辨之極四字也

晏紫劉子政校荀子書稱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

余謂孫卿之學於禮尤精故大戴之禮三本小戴之三年問皆取之孫卿書漢褚先生補史記亦取禮三本議兵篇及禮論篇之首章以作禮書而加太史公曰未免掠前人之美矣今考荀卿禮論篇其尤粹者二戴已入之記中茲不更錄惟首章說禮甚醇僅見於褚生所采故特著之以補禮文之闕云

賈誼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愉一作諭）思以和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湛然憂以湫（意林作拡）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一本無如二字）維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慑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沭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沭垂綱視經也言有

四術言敬以和意林和作正一本作周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意林作和以序屏氣折聲意林作併聲氣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一作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一作側

從容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
沶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
驚倏固復也旋如濯絲跸（一作蹝）旋之容也跪以微磬
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
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
衡以下寧速毋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丘（元一作亂）拜容也
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
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
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顧

撫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
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
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跂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
趮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
不順皆禁也

晏棨賈生新書有容經一篇夫稱之曰經當即古
禮經之文矣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徐生以
頌為禮官大夫蘇林謂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
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

諸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顏監謂頌讀曰容考鄭君周頌譜亦云頌之言容古頌與容通頌禮即容禮也後漢書劉昆少習容禮王莽時教授弟子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輙率吏屬而觀之蓋漢世古制猶存容禮未盡亡失故守禮之儒猶有揖讓之遺風焉夫容非徒虛文也禮儀之美不特以淑一身將以化喬野靖嚚爭甄陶風俗而臻於太和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外觀
其容可以驗政治之盛衰識壽命之修短容之所
繫豈不綦重矣哉陋儒不達此義反能容儀爲末
節又焉知夫威儀經曲古人且著之禮經乎

據丁新注禮說拌白屨無絇從戴從喪服變除禮文

漢戴德喪服變除

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原注屨之飾如刀衣鼻纏連以為行戒喪無飾速遽故無）絇（其俱反）其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為父同）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也）齊縗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

通典卷八十九有[illegible]
按此段後引述[illegible]
之子為服謂引此載
注云父卒為繼母君
母慈母孫為祖後者
父卒為祖母上至高
祖母自天子達于士
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祖
父母之妻為長子妾為君
之長子繼母為長子
並與父卒為母同

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齊縗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絇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

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為母同矣）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跣女子子在室為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縗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履無絇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其齊縗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履無絇（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為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履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

通典卷八十一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為母服引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也

哭泣隨其哀輕重曰十日可哭矣通典

六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之日易月生三月哭之初生名但哭葬不園葬止哭不飲酒肉畢喪各以其日月數稱為父母為子與昆弟相為耳通典

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其為母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為從父昆弟相為服同為人後者　其昆弟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為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並猶周也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為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

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如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為嫡子嫡孫嫡元孫（以上並下殤）不為次飲食衎爾為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為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為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之殤與為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

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爲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緦也唐杜佑通典卷八十四始死服變引漢戴德喪服變除

緦衰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從諸侯奠於朝張帷爲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緦布縗裳十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經用枲麻首經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五分寸之

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服復故通典卷八十一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引漢戴德云

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縗絰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通典卷八十一童子喪服議引漢戴德變除

君弔於卿大夫錫縗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疑縗君弔臣疑縗素弁加絰明日主人縗絰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縗素裳素冠諸侯會遇相弔

則錫縗皮弁加絰不舉諸侯弔於寄公亦錫縗諸侯相弔其同國大夫相弔錫縗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絰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緦麻絰同素冠素帶既葬而除皆在他國則袒絻同國大夫命婦相婦服錫縗素緦加麻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絰其妻相為亦如之朝服不髽通典卷八十三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引漢戴德曰

女子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通典卷九十齊縗三月引戴德喪服記

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通典卷一百一朋友相為服議引漢戴德云

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後也無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通禮卷一百二玖葬服議引漢戴德云臣為君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為父同通典卷八十一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議引漢戴德喪服變除元衣黃裳禮記雜記下祥因其故服鄭注引釋辭之禮云元衣黃裳正義曰是變除禮也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雜記下孔疏業問長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引戴德云閒傳鄭注黑經白緯曰纖正義戴德變除禮文也

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禮引孔疏引戴德喪服變除

晏嬰隋經籍志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今又別行釋文序錄稱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僑之劉道拔周續之並注喪服杜君卿通典所引有馬王孔陳雷氏等注及劉表譙周崔凱袁准劉智賀循蔡謨謝徽庾蔚之諸家之說喪服者又引鄭元葛洪喪服變除射慈變除圖而莫古於大戴舊唐志戴喪服變除一卷漢戴德撰即其書也考西漢之世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以禮

服撰皇太子皆謂禮之喪服也石渠之論白虎之議於喪禮尤斷斷焉自魏晉六朝以來通儒撰述凡百餘家雖當崇尚老佛之世而送終之大事未嘗不講明而切究也追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佞臣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為凶禮非臣子所宜言而周官之五禮遂闕其一傳曰所重民食喪祭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自凶禮寖廢而仁孝衰息謭薄不學無術之徒且以為不祥而諱之也悲夫

漢石渠禮議

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猶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喪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父母

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祈何乎適漢封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通典卷七十三

經宗子議引漢石渠禮議

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大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原註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合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

鄉射合樂而大射不樂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須合樂
續漢書禮儀志上劉昭注引石渠議

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通典卷七十七天子諸侯大射鄉射引漢石渠議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哉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總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

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
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仕齒是庶人
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
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
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
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
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見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
也侍郎臣臨侍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通典
卷八十一諸侯之大夫
為天子服議引石渠禮

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載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通典卷八十三初喪引漢石渠議

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為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為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

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乎成議是也（通典卷八十九）

父卒爲嫁母服

引漢石渠議

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之人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同上引石渠禮議）

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

以長子為文（原注嫡妻之長子也）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
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
以在故言長子（通典卷九十齊縗三月引漢石渠禮議）
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
養於貴妻大夫不服賤妻慈己則緦服也其不言大
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通典卷九十二小功成人服五月引漢石渠禮議）
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
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

母通典卷九十二緦麻成人服三月引漢石渠禮議

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通典卷九十六總論為人後議引漢石渠議

經曰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父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

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通典卷九十九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引漢石渠禮議

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議子不可以除通典卷一百三久喪不葬服議引漢石渠禮議

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為父為長子斬者以其為五

代之嫡也通典卷八十八斬縗三年引

主人不敢自專請賓共成也亦謂人之父恥自成其

子故請賓也政和五禮新儀十一引石渠禮議

偶數起於二終於二十陰數之偶也故二十而冠謂

小成也政和五禮新儀十一引石渠禮議

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毛詩既醉正義引石渠論

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禮記王制疏引石渠論張融注稟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

為諡

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

帶素章釋（續漢書輿服志下劉昭注引石渠論）

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議五祀則有井之說（通典卷五十一天子七祀引）

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令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禮記禮運正義引異義許慎謹案）

案書漢藝文志石渠論書家議奏四十二篇春秋家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孝經家五經雜議十八篇今所傳禮論之文即班志禮家石渠

議奏三十八篇隋志稱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是也考漢之論石渠者施讎詔拜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周堪譯官令論於石渠歐陽地餘林尊張山拊薛廣德皆以博士論石渠並載見儒林傳令諸儒之論皆不傳其傳者獨有宣帝臨決及戴聖韋元成蕭太傅侍詔聞人通漢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黃門侍郎臨七人之論漢書宣帝紀云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

制臨決焉儒林傳稱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
九江太守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
中尉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
大議殿中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並論公羊
家多不見從劉向傳本名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
於石渠韋元成傳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及
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杜君卿謂黃門侍
郎臨失其名按梁邱賀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
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則臨即其名姓梁邱

杜氏失之不考耳

何休冠儀約制

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階筵又設賓東階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鐏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侍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

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伏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

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為勸乃罷異者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晏案通典卷五十六諸侯大夫士冠引後漢何休冠儀約制及晉惠帝時王堪冠禮儀佚然王堪之文不遠邵公古雅故舍彼錄此亦可與儀禮參觀云

劉敞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

辭贄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其言不苟合者也必依於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贄主人三辭贄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

其身而毋過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過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

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
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
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
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
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
迎賓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
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
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
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

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賓三飯粱以湆醬以君子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

猶欲其加厚之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

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飱主人辭曰不足飱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晏案朱子稱劉原父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又謂其為文多法古絕相似其文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故作儀禮經傳通解取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補入鄉禮一之下邦國禮四之下追元吳文正公補儀禮傳十

篇亦載原父此二篇明何氏喬新跋此書稱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釋禮經投壺之義錄附草廬逸經之後今公是集不可得投壺義未知存亡尚俟購訪續入以補記文之闕云

后蒼禮記本四十九篇大小戴共傳其學非小戴刪

取大戴禮論

案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序云（釋文序錄引）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書經籍志謂禮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繁重合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又益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亦承

陳節良之謬而附和之余皆以為非也漢書儒林傳后蒼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田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是二戴皆后近君之弟子也余謂后蒼所傳禮記本有四十九篇後漢書董鈞傳鄭元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是鄭君傳小戴之學本四十九篇也又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德即大戴是橋君傳大戴之學亦四十九篇也匪特二戴如是也曹襃傳父充持慶氏禮襃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

世是慶普之受於后蒼者原有四十九篇可證后蒼傳本篇第如是非小戴所刪馬融所益明矣陸氏釋文引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以鄭君目錄考之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投壺於別錄屬吉禮奔喪於別錄屬喪服之禮樂記於別錄屬樂記十一篇內則於別錄屬子法文王世子於別錄屬世子法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於別錄屬祭祀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於別錄屬制度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於別錄

屬吉事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於別錄屬喪服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於別錄屬通論是子政校書之時其所見亦四十九篇也大毛公詩傳緜傳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曲禮文七月傳孟冬天子始裘生民傳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云云皆月令文東山傳公族有罪

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文王世子文候人傳一命縕芾幽珩再命赤芾黝衡三命赤芾葱衡附玉藻文那傳夏后氏足鼓周人縣鼓明堂位文旣醉傳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云云郊特牲文抑傳爲人君止于仁云云大學文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云云至蓋僅有存焉射義文瞻卬傳古者天子爲藉千畝云云至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毛公當西漢之初故訓傳已引記文則禮記爲秦漢以前之古書矣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而禮記居其一律志引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賈捐之傳引王制順非而澤梅福傳引禮記孔子曰某殷人也郊祀志韋元成傳俱引禮記祀典文賈誼新書無蓄篇引王制劉向說苑立節篇引禮記臣術篇引王制建本篇引中庸續漢志八稱蔡邕明堂論引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云云又引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則遂養老云云又引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云云又續漢祭祀志注仲長統引禮運郊特牲祭法文後

漢書劉梁傳引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應劭風俗通義竈神引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竈者老婦之祭也班固白虎通德論引禮王制禮郊特牲禮中庸記曾子問祭法祭義月令禮弓記玉藻奔喪曲禮坊記學記內則記禮雜記禮大傳許君五經異義鄭君駁異義引禮運郊特牲祭義祭法哀公問雜記上曲禮下服問喪服四制皆與今禮記同然則此四十九篇之文固兩漢所盛行其自朝廷章奏以至史官之紀錄學士之論説莫不徵引固非

私儒所敢損益也善夫六藝論之言曰曲禮正義引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據此則大小戴記各自傳述非大戴刪取古禮亦非小戴刪取大戴鄭君之論可謂明且確矣小戴所傳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分為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大戴所傳八十五篇今本起主言第三十九終易本命第八十一實存三十九篇嘗謂今大戴本無闕文二戴同受自后蒼疑大戴亦傳今禮記以大戴三十九篇合於禮記四十六篇適得

八十五篇以大戴八十五篇合於小戴四十六篇適得百三十一篇正漢藝文志稱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竊以大戴本書既有禮記又益以記若干篇其書或分或合分之為四十九所以重師傳合之為八十五所以廣異義也後人見大戴記中亦有四十九篇文又多於小戴故疑小戴刪大戴而為之而不知后蒼之師法實原止四十九篇也或曰大戴之傳今禮記於古亦有徵乎曰有後漢橋元傳稱橋仁從戴德學禮記雖前書儒林傳謂戴聖授

梁人橋仁季卿然安知非兼從大戴學范書必非無据也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九引異義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許叔重所見大戴亦有禮器篇明與小戴記同矣總之后蒼傳授而今禮記四十九篇二戴與慶氏同為弟子小戴慶氏既傳此四十九篇不宜大戴獨屏而不學特以漢世最重師承大戴既廣為八十五篇於師法稍乖小戴墨守師傳不溢一篇故小戴之名最著其傳亦最盛考其弟子著錄大戴僅徐良一人小戴有橋仁楊榮二人沿至東

漢劉祐高誘盧植馬融之徒競傳小戴之業是以言禮記者獨推小戴而大戴遂微其實大戴受學亦傳今禮記之書也且今大戴所載哀公問投壺即小戴篇文亦畧同曾子大孝篇與小戴祭義同可證大戴之傳今禮記矣禮記傳於后蒼既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析四十六為四十九篇正符八十五篇之目此縱橫考之而無不合者也或謂如子之說二戴皆傳禮記而漢志總稱記百三十一篇合大小戴言之是析數兩四十九篇於文不已複歟余曰唯唯否否漢

儒最重師傳不嫌複出必再數其篇次而二戴之傳述始明如論語家載孔子三朝七篇今悉在大戴禮中儒家載曾子十八篇今大戴有十篇亦猶禮記三年閒出於荀卿子中庸出子思子緇衣出公孫尼子而班志又別載子思子孫卿子公孫尼子之目必如此或分或合區別始明何複出之與有由複出之例推之漢志禮家有明堂三十三篇樂家有樂記二十三篇而今禮記月令明堂位即明堂陰陽之二篇今禮記樂記即樂記之十一篇隋志不明此例見禮家

別著此目遂誤謂此三篇爲馬融取以附益不知三篇之目已見於劉向別錄必非東漢人所增入矣嗟呼兩漢諸儒之傳經顓門名家恪遵師法凡簡策之分合篇籍之多寡一仍師傳之舊莫敢擅易若唐長賓褚少孫事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不肯復授孟喜詐言師田生梁邱賀證明其僞後薦於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趙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京房以焦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歆欲建立左氏學諸博士或

不肯置對漢儒之重師傳如此焉有以禮經之記而私相刪併以傳之者乎謂二戴所刪季長所益此自晉隋以降師法蕩滅之餘故有此妄說焉能誣兩漢傳經之大儒也哉

往余讀秀水朱氏經義考其卷二百六十二抹輯逸
禮頗有舛譌如稱禮記疏盛德記言明堂齊民要術
引禮言蠶宮皆見今大戴盛德篇不當指爲逸文又
稱逸大戴禮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
者云云凡六十八字即大戴保傅文竹垞謂爲逸尤
誤嘗病其攟摭不精復多漏畧思欲補綴之未暇也
今觀丁子所譔佚禮扶微蒐羅賅備部居不厠淹貫
羣書論辨多美不覺有積薪之嘆矣丁子英年篤學
實事求是其所著有學易咫聞今文尚書劄纂今文

孝經攷證毛鄭詩弼鄭箋破字辨詩攷摭遺論語孔
注證偽楚辭天問疏栝塘閒話枕經堂詩文集若干
卷雅材好博卓然可傳佚禮一編特其嚆矢云爾
嘉慶戊寅冬十月既望同里愚弟竹儕張珣跋

司馬法

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　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工十五人而輦　昏鼓四通為大

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明為發昫　鼓聲不過閶閶鼙聲不過閶鐸聲不過琅　上卜下謀是謂參之　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上多前虜　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以上周禮鄭注引　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　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同上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　車九乘為小偏　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

從綏不及則難隨以上左傳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杜注引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以上論語集解馬融引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

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為善之利也以上漢書引

載獻馘　執羽从投　有虞氏恤於中國　善者忻

民之善閉民之惡　飛衛斯輿　師多則人讀　小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是故於於武引司馬法

罪睽中罪刖大罪頸　晨夜內鉀車　夏執黃戉殿

執白戚周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以上說文引

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風俗通七　漢武帝詔引登車不式

上謀下鬬圍其三面闕其一面 杜佑通典

謀帥仲萬大肯驅蘇秉畢大晨倅車屬焉　五十乘為

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

十五乘為偏 左傳疏服虔引

案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

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

於褎首漢志禮家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僅存者五篇而已茲錄諸書所引其文或不見五篇中蓋遺佚者多矣

叔孫通漢禮器制度（案孫氏星衍平津館叢書有輯禮器制度僅八條今采獲以補其闕）

弁冕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周禮弁師疏引作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續麻三十升布為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儀禮士冠禮疏）

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左傳桓二年正義）

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黄金

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並士冠禮疏）

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

璧周禮縫人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

𦡱鼎之扃長二尺考工記匠人注賈疏云據漢禮器制度知之

籩竹器如豆者籩人注賈疏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

㚔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周禮凌人注禮記喪大記注儀禮士喪禮疏賈疏云漢禮器制度叔孫通所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又

𣪠柷之椎名曰為止㪅敔之木名為籈書益稷正義

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典瑞注引漢禮疏此

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

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梓人疏引禮器制度

璧翣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明堂位注疏正義曰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

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禮器注正義曰漢禮器制度文

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行葦正義引漢禮器制度注

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聘禮注賈疏依漢禮器制度而知

鄭元喪服變除

襲而括髮檀弓正義引鄭注喪服變除○喪服小記正義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

凡親始死將三年而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月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不斂之前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並喪服小記正義引鄭注喪服變除

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為次於內通典八十四引鄭元變除

皇覽引逸禮

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

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

謌曰助天收嗚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
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
鐵鍪謌曰助天誅嗚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
樂也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　所以迎四時樂養九志於西
堂冬養九勝於北堂養從三日而止天子行殺必順
天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皇覽禮儀續漢注同
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
於東郊居明堂左啓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

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戶冬則衣黑衣佩元玉乘元輅駕鐵驪載元旗以迎冬於北郊居明堂後廟啟北戶

太平御覽時序部引皇覽禮 藝文類聚歲時部亦引皇覽逸礼

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裳弁有絰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衰裳弁絰異姓舊同姓麻

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皇覽逸禮

太平御覽引逸禮

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職官部引逸禮 藝文類聚職官引逸禮同）

三王禪云云盛意也五帝禪云云（疑當作亭亭）特立于身

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死子繼也（禮儀部引禮記逸禮）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龜者

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上老者先知故

君子舉事必考之（鱗介部引逸禮 初學記三十引逸禮同）

藝文類聚引逸禮

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人部引逸禮

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草部引逸禮